

休言“来不及”

□ 张桂辉

人生在世,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其中有些事确因“来不及”而错失良机,比如前往机场途中遭遇道路拥堵,延误了时间,最终未能赶上航班,只能改签。诸如此类的“来不及”,纯属意外,情有可原。

现实生活中,一句“来不及”,成了不少人主动放弃的借口:有人在而立之年,便感叹“来不及”重拾年少的梦想;有人在正当年时,便惋惜“来不及”弥补曾经的遗憾;有人在老之已至时,又悔恨“来不及”好好生活……凡此种种,或多或少都浸透着消极情绪。然而,人生本是一场没有固定时刻表的旅程,这些“来不及”的叹息,既是畏惧改变的托词,也是自我设限的牢笼。其实,生命的精彩,恰恰在于任何时候都能重新出发。

“来不及”的错觉,往往源于对“时机”的误解。人们总以为青春是东流水,错过便再无可能。然而,纵观古今,不少人正

是在“错过时机”后,演绎出更璀璨的人生。苏洵27岁才发奋读书,旁人都觉得他早已错过求学的最佳年纪,可他闭门苦读10年,终成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的经历证明,生命不息,便没“截止”,只要心怀热爱、脚踏实地,任何时候起步都不算晚。

“来不及”的背后,藏着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未知的怯懦。改变,意味着要跳出舒适区,面对可能的挫折和他人的质疑。有人想学一门新技能,却担心自己年纪大,学不会;有人想追逐梦想,却顾虑现实压力,不敢放手一搏。于是,“来不及”成了逃避的借口,看似安慰了自己,实则错失了可能。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道路,那些看似“太晚”的尝试,即便未能达到预期,也会收到意外的成效。君不见,老年大学中,不少六七十岁的学员,乐此不疲地学钢琴、弹古筝,虽然难以成为大师,却在指尖流淌的旋律中陶冶情操、收获快

乐。比起“一事无成”的遗憾,“曾经尝试过”的经历更为可贵。

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真正的“来不及”,不是时间的缺失,而是精神的松懈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起步晚,而是精神懈怠。陶渊明说: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。”过去的遗憾无法挽回,未来的道路仍可把握。或许你曾浪费了许多时光,或许你曾走错了不少弯路,但这都不意味着未来必定黯淡无光。把“来不及”换成“从现在开始”,把焦虑转化为行动,哪怕每天只进步一小点,日积月累也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别让“来不及”成为人生的遗憾,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去学习、去改变、去拼搏。你会发现,那些曾以为错过的风景,那些曾以为无法实现的梦想,都在前方等着你。休言“来不及”,开始就是好时光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文苑

晚成 免成

□ 张希

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老子》,像一把锈迹斑斑却精准契合的钥匙,悄然打开了一个被误读两千年的思想密码。传世本中家喻户晓的“大器晚成”,在西汉初年的原始文本里,原作“大器免成”。这或许并非抄写讹误,而是老子留给后人的一个人生岔路口——一边通往世俗奋斗的漫长征途,一边通向自然无为的澄明之境。

我们太熟悉“晚成”了,它早已浸透世俗的励志逻辑:办公室里,有人以“大器晚成”宽慰自己晋升缓慢;书桌前,家长告诉孩子“别急,晚成也很好”;读到中年逆袭的故事,我们便贴上“晚成”标签,仿佛所有蛰伏终将在时间尽头兑换为辉煌。姜子牙70岁垂钓渭水、重耳62岁归国即位、黄忠暮年威震定军山……这些典故被反复引用,将“晚成”熬成一碗抚慰焦虑的鸡汤。西晋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首次以此语评人,实则已脱离老子哲学,转为一种世俗期许: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,成功或许迟到,但从缺席。它默认“成功”是人生终点,只是允许我们放慢脚步,契合“厚积薄发”的处世观。

而“大器免成”则是无需刻意成就的清醒忠告。“免”不是逃避,不是放弃,而是顺应——像泥土烧成陶器,不必强行塑形,顺应火候自能成器;像树木生长为栋梁,不必预设目标,顺应时节自能参天。这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内核,也是一种朴素的“反功利”智慧:真正的珍贵,从不是人为雕琢的完美,而是自然本真的完满,就像那些无需刻意炫耀的才华,无需拼命追逐的认可,本就藏在顺应本心的生长里。清泉不必酿为美酒,还留清甜在其中;野草何须争作名花,自有坚韧迎春风。

晚成、免成二者并非对立,而是两条并行的人生路径。“晚成”是人世的温柔妥协,给予普通人坚持的希望;“免成”是出世的彻底清醒,守护个体本真的自由。在推崇“少年得志”“成功要趁早”的时代,许多人因“三十而立”的标签焦虑奔忙,强行修剪天性以套入标准化“成功模板”,反而背离生命本来的节奏。真正的大器,或许从不需要被勉强塑造,也不应急于求成。

我们可以信奉“晚成”——在岁月中沉淀,在坚持中前行;亦可践行“免成”——放下对“成”的执取,尊重事物发展规律。那些嘲笑“晚成”太慢者,未懂积累之重;否定“免成”者,未识自然之力。马王堆帛书提醒我们:最珍贵的器物,或经岁月淬炼而成,或本自天然无需雕饰。

一字之差,实为两种人生哲学的分野,这非真伪之辩,而是先贤给后世留下的人生大智慧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点 滴

只苦自己

□ 潘向黎

苦瓜这一味,不是人人喜欢,那喜欢的人,也不会从小喜欢,大概要35岁以后才会喜欢。

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,知道回味比“前味”更重要了,又也许,是在人世的苦海中沉浮久了,已经习惯苦味并从心底接受了。

有一天,母亲说苦瓜可以煮汤,我问:“那汤不是很苦吗?”

母亲说:“其实不然,苦瓜的汤并不苦。苦瓜还有一个特点,和别的菜煮在一起,不会让它在一起的食材变苦。苦瓜不苦别人,只苦自己,所以它有一个别名,叫作‘君子菜’。”

不苦别人,只苦自己,从未听过对君子这么简洁的定义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回忆和盐

□ 保罗·科埃略

我是在早上8点钟到达马德里的。由于我只在马德里待几个小时,所以不准备给朋友打电话安排见面。我决定一个人去我最喜欢的那些地方走走。走到最后,我在瑞蒂罗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抽烟。

“你心不在焉啊。”一位老人在我坐的长椅上坐下后说。

“哦,我还好,”我说,“但在24年前,我和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坐在这同一张椅子上。我们都在看着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娜,她喝多了,在那里跳弗拉明戈舞。”

“享受你的回忆吧,”老人说,“但别忘了,回忆犹如盐:适量可以带出食物的风味,过多则会毁了它。如果你一直活在过去,就会发现,你根本没有可以回忆的现在。”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隔行不隔山

□ 仇士鹏

人们常说,隔行如隔山,仿佛各行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壁垒,隔行人只能瞪大双眼、束手无策。

可三百六十行之间本不像水与火般不相容,譬如法学与哲学,都立足于社会伦理和人性道德。很多时候,一个人在某一行登堂入室的同时,也能在另一行出类拔萃。白居易、韩愈、王安石、范仲淹、曾巩……既能把锦绣文章挥洒在书卷上,又能泼墨于山河。为生民立命的信念,让他们在浚河、筑堤、置闸时仍能做到理畅意达。文坛巨擘,亦可以是水利工匠。

所以,隔行不仅不会形同陌路,往往还会相辅相成。

隔行会给予偶得之妙手。一条路上苦寻不得的桃花源,也许在另一条路上已是落英缤纷,很多让内行人惊叹的发明都出自隔行之手。钢筋混凝土作为建筑业的骨骼,其前身却是由园艺师约瑟夫·莫尼尔发明;能拍出身式、叠影式等特技镜头的分摄器,其发明者陈平法是一位数学老师……善于发现和思考的习惯加上一点兴趣的催化剂,就能成为溶解隔行屏障的神奇药水,让灵感鸢飞鱼跃。

隔行也会给予心灵之慰藉。袁隆平在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后,首先买了把小提琴。在悠扬的琴声里,不管是科研的苦恼还是身体的疲惫都会收起粗粝、锋利和狰狞,不再煎熬忍受。“忽忆尝新会灵观,滞留江海得加餐”,坎坷是苏东坡一生的形容词,美食却为之添了一抹亮色。即使“君子远庖厨”,他依旧在美食之道上下求索。

此外,隔行还会给予互补的助力。想起林徽因,诗人的眼光让她能更轻易地理解建筑在结构均衡、色彩轻重和布景协调间呈现的艺术美学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隔行已成为做好本行的必需。若是不懂解剖医学,米开朗琪罗难以在文艺复兴中成为一代巨匠,耸立成写实绘画的一座丰碑;天才如莫扎特也坦言,创作大型乐曲时需要考虑曲式结构,而非天马行空地无中生有。据统计,他的钢琴奏鸣曲中,超过九成都符合黄金分割比。一个优秀作曲家的基因深处,数学的染色体不可或缺。

如今,“互联网+”已如定语般添加到各行各业上。哪怕是被历史回声笼罩的博物馆,为了实现见人、见物、见生活的展览效果,也不在形态、传播和体验等方面竭力拥抱数字化?一招鲜已经很难吃遍天了,社会和市场都要求我们眼观八路、耳听八方。

因此,拓展技能与见识的广度,是当下成才的必经之路。大卫·爱泼斯坦说:“作为人类,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过度专业化的对立面——广泛融合各类知识的能力。”不必拒绝看似无用的知识,如汪曾祺所说,只要是书都可以看,哪怕是一本老黄历。

在有一根主干足以撑天后,树冠便决定了生命的气象。有人独木成林,上面挂满了见多识广、博学多才等“果实”;有人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根枝条,飞鸟都难以筑巢。

隔行不隔山,我们要成为“歌王”,更要成为“跨界歌王”!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